

2024.7.27

星期六 甲辰年六月廿二

今日4版 第8556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
邮发代号25-50

# 市场星报

## 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## 阎晶明：读书这件事，重在喜欢



阎晶明，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，著名评论家

记者：您的枕边书有哪些？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？

阎晶明：读书人一定会形成一种习惯，手边不能离开书。譬如我自己，其实坐在书房里也未必一定会捧读什么书，可是只要遇到坐火车、飞机出行，行李箱里必会带一本或两本书，而且还会左挑右捡，拿起放下，颇费一番斟酌。飞机、火车也屡试不爽是个很好的读书场合。显得很爱读书，读得也比较投入。甚至还就手写出一点读后感也未可知。广义的枕边书应当就是指随手翻阅的书籍吧。

记者：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枕边书的感受？

阎晶明：今春以来，我因为要写一本关于鲁迅《野草》的书，所以最常拥有的枕边书就是《野草》了，薄薄的一册不过两万字的书，被反复阅读至要散架了。我以为，要研究和评论一位作家及其作品，尤其是经典作家作品，必须要对研究和评论对象烂熟于心，任何时候，新读都会有新感受，说不定会成为研究与评论的新触角。近期，我的枕边书就换成了《红楼梦》。是重读，更是新读。它再一次证明了经典的魅力，每一句家长里短的话语，仿佛也在不经意间成为普适的道理。那些古人因为琐事发出的感慨，也可以拿来用作比喻今天的大道理。说《红楼梦》是百科全书，应该不是只指它涉及的领域广泛，更是指它包含的情理的通用性。

记者：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？

阎晶明：有一段时间，我的枕边书是一本《唐诗别裁集》。既可以从中重温和学习唐诗，还可以从中学习一些繁体字的结构，甚至还可以琢磨一些字的写法。万一要练习书法呢，倒是

可以用得上。我读这本书时，发现古人写诗其实是有套路的，不但形式上有固定的模式套路，内容上也常有共同的特征，说成模式也无不可。比如酒就是唐诗里常见的意象，可以借此表达许多离愁别绪、豪情壮志，其实他们并不一定就真喝了才这样写，不过是一种虚拟，一种套路。我曾经把它们都摘出来，打算不妨写篇文章谈谈。虽然这篇文章并没有写成，但它终究还是派上了用场。那是不久之后的某一次，一位文友送来一本他自己的散文集样稿，一定要命我作序。友情所致，不能推脱。他这本散文集恰好又是专写“酒事”的，历数各类文人、名人因酒而带出的风度及与文章之关系。我正好就把刚整理出来的这点资料用上了。写专门的文章做不到，用于资料片段倒十足妥帖合适，而且显得很充足。这样的枕边书，就可以算得上喜欢了吧。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，相信也有不少人有过这样的体验。

记者：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？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？

阎晶明：这么多年，影响最大的书当然是《鲁迅全集》，读几种集子形成的合集，读“散装”的单行本作品集，读按创作时间次序编定的“编年体”作品集，读后人以各类主题和概念选编出来的作品集，阅读的感受都有不同，可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。同样一篇文章，以不同的方式阅读，就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和想法，激发起新的写作冲动也说不定。

记者：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？会记笔记吗？

阎晶明：读书这件事，重在喜欢。书要经常拿手上翻弄，有时就是欣赏一下封面，也有时琢磨一下目录，有的书可以任意打开一页即读，有的却必须划圈笔记方可理解。情形其实大不相同。

记者：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？

阎晶明：得到一本好书，其实也许早已在读书界流行过了，但你自己发现了其中的妙处，那就不管别人怎么看，都会觉得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了。读书跟时尚的差别或许就在于，时尚这件事，

稍晚一点谈就显得很旧，昨天的摩登就是明天的过时。读书却不是这样的。只要自己领悟到了，根本不必计较别人怎么想，怎么认为。

记者：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？

阎晶明：从思维训练的角度，个人比较喜欢克尔凯郭尔的《哲学寓言集》、罗兰·巴特的《恋人絮语》《中国行日记》、鲁迅的杂文集，等等。我几年前编选出版了一本《鲁迅箴言新编》，前年还曾出版了一本自己经年日久积累而成的“微博”体小书《文字的微光》。这些都是对思维训练极有帮助的。

记者：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阎晶明：因为专业的原因，文学类有很多书需要重温。为了要写东西，反复重读也是常有的。但这点经验不必具体地指出来介绍给别人。我以为。

记者：对您来说，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

阎晶明：算不上标准的写作者。身在作协这样的机构，写作其实一直是业余的。当过多年编辑，感同身受过很多写作的魅力。我以为，文章得到很多人称道固然可以增添写作的动力，但有时，一篇文章刚刚完成，自己有如释重负之感，有特别想与人分享的冲动，特别觉得写作时间过得有意义有价值，哪怕最终证明文章也不过平平而已，但写作的魅力已经在写作中体现和印证了。这就足矣。

记者：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，在世的或已故的，您想见到谁？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？您曾经给他写过信吗？

阎晶明：肯定是你正在阅读并被其吸引，你正在研究，想要向其请教的那位。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作家，对阅读和写作都会有影响的。当年在上海，曹聚仁属于学生级的鲁迅追随者，有一天他请鲁迅等好几位沪上文化名家家宴，其时，鲁迅发现曹的书架上有许多自己的书，知道他要点什么了。但曹聚仁很谦逊地说，自己评鲁迅还不够格，鲁迅问为什么，曹聚仁说，因为我不姓许啊。鲁迅的回答却是，就凭这一句话，你就是懂我的了。因为当时文坛上流行一种趣谈，鲁迅与姓许的人有特殊缘分。终生挚友许寿裳，教育部的好友许季上（许丹），年轻的学生、乡友许钦文、许羨苏兄妹，最重要的当然是许广平，构成围绕鲁迅的“五许”。正是在鲁迅的不经意的激励下，曹聚仁开始了自己的鲁迅研究，完成并出版了鲁迅研究史上很重要的《鲁迅评传》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